



## 视角分享

用记忆延续爱  
——有感于电影《超脑48小时》

□郁妍捷

一般来说，客观的环境往往能影响主观的情感；而电影《超脑48小时》却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力量：也许理性的知识可以教给我们防御与保护自己的手段，但唯有感性的情愫才能令人类从心灵到身体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电影里的男主杰里科本身是一个罪犯，他的大半辈子与编号为伍。他经常使用暴力，行为怪异，不懂分寸……一出场，他留给银幕前观众的印象就是“双商”欠费，十足的反面人物。他令警察憎恶，令陌生人惧怕，却不曾有人提起过他的遭遇——由于幼年一次意外的小脑受伤，他变得没有情感，更无法体会爱。他没有压抑过自己的天性，货真价实的，他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冷血动物。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缺陷经杰里科的嘴里说出来，从头至尾不到五次，每一次都是轻描淡写地简短带过。因为无爱，他感觉不到他人对他的态度，他甚至无法体会悲伤与痛苦，尊重与尊严；可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无爱，他因祸得福，才被选为死去特工比利·波普的记忆植入者；因为无爱，他最终被比利记忆中的情愫所感动，成为了一个正常人。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特工为了保护国家的机密被杀害，当局与恐怖组织为了得到情报急需特工的记忆。电影情节围绕故事主线展开，看似一部正义战胜邪恶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但因情节发展衍生出来关于“感情”的主题更令我着迷。

撇开电影中出现的爆炸、枪杀、飞车等一系列暴力动作场面，虽然它们是串成电影线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更愿意撕开这层悬疑犯罪类型的外衣，触摸底下掩藏着的这颗满是爱的内核。感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在一次次闪现的比利记忆中，杰里科看到比利对妻子吉尔的爱，对孩子艾玛的爱。因为这份记忆，杰里科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去伤害吉尔，抢回了准备被自己当掉的女孩头梳，跟艾玛成为了好朋友。最后，虽然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只存在48小时，但因为记忆中的潜意识，杰里科最终和吉尔走到了一起。影片最后，艾玛抱着杰里科，杰里科拉着吉尔的手，三个人静静地站在海边……没有血腥的杀戮，没有过多的伤悲。比利对吉尔记忆深处中的爱，因为杰里科得以延续。

人之所以生而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大区别便在于丰富情感世界的蕴藏。爱，感动，善良，宽容，这些美丽的感情名词构建起人类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搭起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信任的桥梁，也拯救了很多人。理性社会在感性思维的奠基下因此而形成。

爱需要在社会中被延续，被传承。角膜、器官甚至是身体的捐献在当今社会越来越普及，当死亡身体的一部分在他人身上重新鲜活起来，是生命的另一种传承方式，是另一种大爱的体现。而电影《超脑48小时》用记忆移植的方式延续爱，这样的方式很奇特也很新颖。影片中，移植记忆的情节在3D效果的强化下，变得真实可感。这其实并非噱头，科学家一直有过类似的设想，并致力完成。所以对于有些网友评价这部电影上交的是一份标准的科幻动作电影答卷，我实在不敢苟同；而对于有些媒体评价电影讨论了深刻的伦理话题，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诚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只是爱，或者是感情的一种延续方式，无关其它。

《超脑48小时》先在美国上映后，反响一般，豆瓣评分也不高，有不少影评写道：电影在剧情上陷入了套路化的模板桥段，没有凸显“超脑”的悬疑感，缺少意外的惊喜。我以为，电影至少有着一个完整且能为人信服的逻辑构思，情节饱满，故事架构一气呵成，48小时的倒计时方式更是形成了在时间上的紧迫感。我们也许把太多的重点关注在中文的译名“超脑”二字上，却忽略了影片本身想呈现给观众的精神内涵。

## C 新片点击

## 远去的唢呐声——看影片《百鸟朝凤》

□陈 峰

《百鸟朝凤》是流行于鲁、豫等地的一首民间乐曲，在影片中，这首乐曲被赋予更厚重的意义。它是对逝者的人生评价，德行平庸者吹四台或八台唢呐，德高望重者才配受用《百鸟朝凤》。

电影《百鸟朝凤》讲的是唢呐传承的故事，是导演吴天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感悟，表达了一代匠人对信念的执着与坚守，是一部言志之作。吴导藉此把个人对艺术的匠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里了。

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这样评价吴导：吴天明，一位电影界真正的巨人。的确，这句评价毫不夸张。作为中国几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作品从《人生》、《老井》到《变脸》，再到《百鸟朝凤》，在题材的选择上都蕴含着内涵和深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难得一见的老艺术家的良心之作。

吴导生于1939年，72岁时创作了《百鸟朝凤》。据说为了修改这部电影的剧本，吴导经常改到痛哭流涕。2014年2月完成最后的制作；一个月之后，吴导辞世，《百鸟朝凤》成为他执导生涯的绝唱。

片中以老一代唢呐匠焦三爷（陶泽如饰）培养新一代唢呐匠为线索而展开故事。焦三爷这个看似冷酷实则热血的老人，在挑选继承唢呐的徒弟时，极尽严苛。最后焦三爷没有选择极有天赋的蓝玉，而是选择了重感情的游天鸣作为接班人。焦三爷找唢呐的传人，不只找技艺精的人，更看重“唢呐离口不离手”的品行。只有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的人，才能拼着命把唢呐传承下去，并把它当一种至高荣誉来坚守。

影片伊始，秦川大地的无边广袤无边，呈现出具有东方审美的画面质感，水庄阡陌纵横，一条小道上，天鸣和他父亲急急赶路去焦三爷家拜师。天鸣的父亲为给焦三爷敬烟“扑通”一跌，天鸣扶着父亲，流下了眼泪。这是天鸣在片中第一次流泪；也正是这一滴眼泪，让焦三爷看到了善良，决定收天鸣为徒。就在天鸣以为焦三爷看不上自己不教唢呐而生气回家，偷听到父亲一番话又争气回来，发现桌上竖着焦三爷给自己准备的唢呐，天鸣热泪盈眶，那是虔诚的热泪。当焦三爷决定教天鸣学吹《百鸟朝凤》，天鸣的眼泪无声地滚落，这是天鸣期盼已久的一刻。而焦三爷舍弃蓝玉，看着师弟伤心的背影，重感情的天鸣又一次落下

了眼泪。影片的最后，天鸣对着焦三爷的坟墓独奏《百鸟朝凤》，为师父、为自己、为游家班、为唢呐的明天，天鸣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五次流泪的画面串起了整部电影，见证了天鸣的成长，也见证了天鸣重情重义的性情。

影片同时用三个高潮推进情节的发展。天鸣接过游家班，第一次揽活后回水庄看焦三爷，焦三爷那个高兴劲啊，取出陈年好酒对酌。焦三爷要把一皮箱的唢呐传给天鸣，醉醺醺地吹奏《百鸟朝凤》，那份痴狂那份喜悦的神态，完全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境界。焦三爷告诉天鸣，记住，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这是第一个高潮。

上世纪90年代，唢呐遇上西洋铜管乐，天空一声炸响，一边是《南山松》，一边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双方斗曲中展开打斗，游家班黯然离场，这是第二个高潮。

窦村长打过鬼子，剿过土匪，焦三爷不惜用生命吹奏《百鸟朝凤》敬送亡人，血喷了一地，这是第三个高潮。

电影的人物情感丰沛，表演韧劲，老戏骨陶泽如的演技爆棚，来人三跪九叩求拜师，他头也不抬，傲慢中端着架子，摆足了唢呐王的谱。他的每一个镜头都范儿十足，高兴、哀伤、生气，学鸟叫、吹奏时、教学时，一举一动都是戏。他的傲慢，对徒弟袖里藏针的关怀，是非分明的性格，还有他的一身傲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少年天鸣和蓝玉的演技也不赖，无邪的脸上充盈着一副副表情，牵动着观众的心，通过一言一行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传神地表现出来。

技艺不只是技艺，更是一种德行和操守，真正的唢呐匠吹的是人品和艺品，吹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定力。电影不仅讲述了匠人精神，还提出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技艺传承是否还要坚守。焦三爷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还不忘叮嘱徒弟不要坏了规矩，不要盯着钱，要盯着唢呐。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导演呕心沥血的封箱之作，电影中的“天鸣”是个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又不是徒弟，而是师父，导演对人生、对时代、对变革的感悟，对艺术的敬畏和初心，包括那种执拗于传承的傲骨精神，完全融入在“天鸣”的角色里。电影就像是一个预言，预示着唢呐在时代的洪流中渐渐被人遗忘。《百鸟朝凤》最终成了唢呐匠吹给焦三爷吹给游天鸣吹给时代变迁中许许多多消失的技艺的一首挽歌。

一曲终了，游天鸣眼泪滑落，焦三爷目光如炬，眼神坚毅，那倔强的背影，仿佛让人看到更美好的前方。是的，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这样高昂着头颅，一直向前走。